

六月的暗号是夏花

□王 珉

六月的暗号，对我而言，是夏花的草木香，不同于春花，质朴而实在，给世人视觉美感，却无索取。许多夏花都有动听的名字：譬如凌霄花、凤仙花、美人蕉、太阳花……泰戈尔的诗描绘“生如夏花之绚烂”，立夏以后，月季和蔷薇等开启了“夏花迷人眼”的模式。夏花是一年之中日光最饱满时所开之花，它充分吸收了日月之精华，有着繁荣绚丽的生命力。我喜欢夏花，爱它的美丽和对生命的态度，以独特的方式解读时令。

沈从文曾在《沈从文家书》里讲述他和张兆和之间的爱情：“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很多地方的桥，喝过许多地方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你。”夏天，你会惊喜地发现，很多公园和街头的夏花渐次开放，缤纷多姿清新美好，不由分说地扑向唇、眸、脑海。红彤彤的野黄芩，生长在河岸，它和

家黄花一样味道鲜美。白茫茫的栀子花，生长在小灌木，同野黄花一样，沸水泡过煮食，爽脆可口。紫绿色的白藤花，开在母藤上攀步灌木林里，成串层叠，一箩筐沸水泡过晒干，鲜嫩可口。

夏花中，我最爱双生的金银花。枝条上是喇叭样筒状的花冠，长长的触须似的金黄色花蕊，棒状的青白色花苞，纤巧别致。同一花枝上，白的是新绽放的，黄的是开了一段时间的，新旧相映。

我喜爱金葵花，譬如向日葵和《诗经》中的芍药。金银花黄艳艳，同样美丽动人。一株金银花的幼苗，植株30厘米放在阳台的小台几，借着夏季的阳光和雨露，盛放如未施粉黛的美女。喇叭形状、金黄银白的花，筷子一般苗条。亲朋忍不住赞：“这花像金钗一样。”金钗确实是夏天的亮色。

《神农本草经》里称金银花叫“忍冬花”，因为它在零下30摄氏度也能存活。诗里说的“鹭鸶藤”，即是金银花。金银花确实合了“鹭鸶藤”，花儿像一对对情侣相互依偎。在民间，金银花常被蒸捣为“银花露”，在炎夏供小孩防痱所食用，成人泡茶作为夏季清凉饮料。

夏夜落雨，晨起在阳台侍弄花草，看到石榴与梅花之间，原本毫不显眼的小蜘蛛网却异常抢眼，残留的细密雨珠，让整张网光得像镜面，让人惊艳，就像原本不起眼的一片瓦砾被老天点成了珠宝，正透亮出六月的暗号。石榴正在花期，如一朵火焰，再悲伤的眼睛里也能照出明媚。形如小葫芦的花苞和薄如蝉翼的花瓣，恰似小瓶藏着金缕纱衣，打开了，是最热烈的年华。

茉莉的白与香在意料之中，安静沉稳。橘红的萱草如同热烈的百合，酢浆草的玫粉

是春天留下的秘密，飞檐走壁还爬树的葛萝是红色的《神奇女侠》。而绣球的盛开意味着炎夏的到来，绣球有个别名叫无尽夏，夏天会一直盛放。枣花细碎，像一颗颗五角星，楚楚动人惹人怜。

夏花有共同特点，它们有暗号，不占良田沃地，无论环境怎样，都能生长。它们都非人工栽培，不用除草，不用施肥。它们都有实用价值，能供给人们食用或药用。扫视家中，今年六月花园比去年来得豪华。

光阴浩荡，花事绵延，它们就是自然啊，有形有香，心无旁骛，如少年，如爱情，如英雄风云际会。面对六月的暗号，我是唯愿时光停顿的人。末了，夏花不可避免地一步步走向死亡，走向生命最初形态的回溯过程，这是一种轮回的常态。只要曾在夏日绽放过，努力过，足矣。

听取蛙声一片

□龚凯健

栀子花

栀子花开出一季的芬芳
一场夏日香气盛宴悄然上演
那些刚醒来的绿叶
来不及舒展身姿
便轻轻托起花蕾
对这场花事中的主角赞赏有加

正沉浸在夏日梦中的荷塘
被栀子花的香气唤醒
叶尖上停留的蝴蝶
抖动着翅膀，悄然起舞
风也温柔了几分
带着淡淡的香，穿梭于林间

突然一阵微风如诗般吹来
一双双手轻轻抚摸花瓣
花宴戛然而止
那些刚刚还在绽放的栀子花
轻轻摇曳
日落后
满园的花香仍旧在寻找归宿

火烧云

一片火烧云跃过天际线
以瞬息万变的姿态，绘出绚烂画卷
人们驻足仰望它的美丽
记忆镌刻在心头，描绘着奇迹
借由夕阳渲染出天空
飞鸟、云朵与霞光，成为伴侣

飘散的余晖，层层叠叠织成锦绣
它们争夸最后的舞台，燃烧热情
彻底点亮这片天空
这一天傍晚，夕阳燃烧着夜的序幕
宁静中暗藏着热烈的情感

高远的天空被色彩浸染
黑暗也难掩这场视觉盛宴
徒留那无边无际的绚丽天际
沉默展示着壮美
在时间的流转中独自璀璨

石板路

晨曦初照，石板路蜿蜒
斜对古宅与绿树
漫步者脚踏岁月，走走停停
从石板上拾起串串回忆
与过往行者的足迹交织
此刻，石板是历史的见证
记录时光，也记录风雨、颜色、声音
以及一切可以触摸的故事
却难留住，叶的绿色倩影，根下的泥土
留不住，一个人心中的欢笑、忧伤
起伏，与平静
究竟有多少往事，深藏在缝隙
有多少繁华印刻在表面
又有多少无言的厚重，穿越历史长河
踏过石板路，我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

月下的歌声

夜幕温柔降临
稻田边蛙鸣此起彼伏
深信只要星光闪烁
它们放声的喉咙就不会寂寥
稻穗低垂着头，一束，两束
悄悄编织一些隐藏的秘密
我们有时心跳加速
澎湃的胸膛
随着微风轻拂
如果爱以蛙鸣的形式传递
将会在小夜曲里
听到一片银光
你奏响月下的歌，那么深邃
在我驻足的地方，露珠沾湿鞋尖
我给你预留的角落——
一片轻舞的荷叶停止了颤动

我与乌罗村的四季

□王海香

从稻黄到麦黄，从秋收到芒种，我与美丽的乌罗村共同度过了秋、冬、春，所以总想写点什么，记录一下在村的心路历程，便有了这些文字。

我与凤阳县红心镇乌罗村相识于秋季。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村庄，从镇到村的路上，我始终盯着窗外，期待而又害怕，上一次有这种感受还是我出嫁的路上。我盯着沿路的每一处房子，每一个岔路口，总想着把这些都记在心里，想快速融入这个乡镇。当看到乌罗村界碑的时候，我心定了。原来我的村庄在这里，那一天村里的风很温和，杨柳拂动，村里的人也格外热情。

我与乌罗村相熟于冬季。驻村初期，为快速了解村庄，我每天都会骑车或者步行去村里转转，和遇到的村民打招呼。对于生人，村民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敌意，反而很热情，我也问过他们，“现在骗子这么多，不怕我是骗子吗？”有大爷说：“你这么一个小女孩，能骗我们什么，你不害怕我们这些老头就行。”

我和村民“拉呱”，边帮他们摘辣椒，还记得有个大娘把她家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我，包括家里几个儿子谁对她好、谁有钱、谁家房子好，都说了个干净，临走时还硬塞几个鸡蛋给我，明明她自己都不舍得吃。那时我就在想，我们的村民真可爱。

乌罗村的冬天很冷，在那个冬天，因为车技不佳，我发生了两次车祸，跌得衣服破烂，腰腿肿痛。那个冬天格外

难熬，但是村干部们给了我很多温暖，他们有的教我开车，有的帮我开车，有的帮我处理交通事故，有的劝我住在村里，有的一直宽慰我，又让我感觉那个冬天格外的暖。

我与乌罗村相知于春季。在村里的工作，让我感受到了自身价值的提升，让我听到了政策落地的声音。从医保征收、秸秆禁烧，到党建引领信用村；从上面的工作落实，到村里日常工作开展，如内部矛盾调解、村民诉求解决等，村委会就是党群工作的最前线。我不理解村干部的工作方式，到慢慢接受，再到提取他们的工作经验，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学习过程。做好村民工作，首要的是和村民建立密切联系，让他们把你当做自己人，这样他们才会配合，因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在村里并不适合。经过半年的相处，我在村里也混了个脸熟，虽然他们不知道我叫什么，不知道我是啥职位，但也把我当做了自己人，而我也早已把这当做自己的村庄。

我与乌罗村不仅有秋、冬、春，还有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这块土地、这边的山水、这边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热爱乌罗村的山林草木、花鸟虫鱼、人文地貌。乌罗村也一直包容我、教导我，这里的村民是最好的老师，他们将在我身上留下独特的印记。

还好，我还有时间。未来，我将继续与乌罗村相守于一年四季。



▲ 蔚秧图

黄玉才/摄

天赋

□李宜祥

手里的笔重若千钧，手又开始抖了，划下的线条也歪了、斜了，心中不觉烦躁起来。我心想，这是何苦呢？爱好，有“爱”才有“好”，爱好的前提是爱，不爱哪来的好？如果提笔写字成为痛苦的折磨，那么我为何不放弃呢？

习字不行，绘画呢？我与秋生商量。秋生也是我的好友，他摄影、绘画兼攻，功底深厚。他送我几本绘画启蒙的书，又送来几支画笔。我又买来画架、颜料。我苦苦思索，从哪入手呢？人体？山水？花卉？思索无果，许久没有动笔。再去请教秋生，他倒好，径自去南京报名上了“南艺”的绘画高研班，拜名师更上一层楼去了。我也就此打住学绘画的念头。

又有人劝我学摄影，我拒绝了。明知不是那块料，何必浪费时间呢？

我曾向宏勤请教“怎样走上艺术之路”。他告诉我，他七八岁时即自发地习字绘画，不时用铅笔在练习本上涂鸦。一次，他父亲表扬他几句，他顿时兴奋起来，自己

动手把一幅涂鸦“装裱”起来，挂上自家的“中堂”，来人见了都说好。原来人家是个小神童呀。

秋生高中毕业后去南京学摄影，几年时间技艺大进，作品屡获奖，后又进中国美院进修摄影，这些年来国家级、省级大奖没少拿，其作品曾在海外展出。他后又习画，其作品也多次获奖。和宏勤一样，他也是位青年才俊。我亦曾请教于他，你是怎样走上艺术之路的？他的回答是少年时即习画，他的父亲即是一位乡间画师。我想知道我的少年时光，爬树、逃学、摸鱼摸虾……顽皮的事没少干，由于家境贫寒，割草、捡煤核、打零工……挣钱补贴家用的事也没少干，哪知道去学艺呢？

去年初春的一天，我市的一位知名女画家邀我茶叙，至她画室，见四壁皆画，美不胜收，我顿生羡慕之情。女画家告诉我，她本是农家女，少时家贫，墙壁糊泥巴，墙面上裂纹四起，纵横交错，放学后回家面壁，久久不语。她父亲感到奇怪，忙问她怎

么了。她指着墙面告诉父亲，这是一匹马，换了一处又说，这是一张人脸……原来这些裂纹在她的眼里都是一幅幅图画。父亲被她深深地打动了，咬咬牙，不顾家境的困窘，送她去城里文化馆拜师学艺。

听了女画家的一番话，我恍然大悟，成功的艺术家都是有天赋的。我年过半百，因无天赋，所以一事无成。转念又想，这是不是为我的懒惰找借口呢？

冷静下来，我回忆起青少年时光，那时好读书，不仅喜欢看连环画，还爱读大部头书籍，只要得到书，特别是小说类的书籍，我非把它读完不可，有时夜里躲在被窝里拧手电筒阅读。上中学时我写的作文文笔流畅，有意境，常被语文老师表扬。工作以来，领导和同事也一直认为我的笔头好，有文才。我想，我是不是拿起笔来写点什么，好在这些年来肚里也憋了一肚子话。那一年写了篇反映家乡风土人情的散文，之后又刊发了几则短篇小说，有一位相熟的作家看到我的作品后就赞美了几句。我暗中有些得意，但接着心一凉，我是五十岁以后才学艺，宏勤、秋生他们少年就成名，若论才华、论成就，他们站在原地不动，我撒开脚丫子跑也赶不上。怎么办呢？追赶呀！否则距离越拉越大，只有咬紧牙关朝前赶。我没有“天赋”，只能用“勤奋”去弥补。

